
七劍十三俠

毕竟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 牵羊担酒太守犒师 折将损兵逆贼请罪

话说南康府见合城绅士率领居民,杀牛宰马,担酒牵羊,预备出城劳师,南康府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,即于次日约同参将赵德威、守备孙理文率领绅士居民齐出城来,前往徐鸣皋营中犒赏三军,兼谢徐鸣皋等援救之力。当有差官报进营去,徐鸣皋便与一枝梅亲迎出来。

南康府郭庆昌等众一见徐鸣皋、一枝梅二人亲迎出来,赶即下马迎上,拱手称谢道:“徐将军、慕容将军请了,敝城危在旦夕,幸蒙将军驰救,得以保全,合郡生灵,幸免涂炭,今者聊具不腆,率领合郡绅士,前来犒赏三军,并竭诚趋谢保救之德,尚求笑纳勿却为幸。”徐鸣皋、一枝梅二人一面谦让,一面向后面一望,只见携老扶幼,牵羊担酒,手执瓣香,欢呼笑道:“我等合城百姓,若非将军等亲领大兵前来,杀退逆贼,我等生灵不免涂炭了。现在合城生灵性命得以保全无恙,皆将军等所赐,兹特各竭微忱,聊具薄物,为将军寿,并兼犒劳王师。幸蒙将军俯念愚诚,赏赐收纳,转给各军,用慰劳苦于万一。”说罢,大家又齐跪下去,称谢不已。徐鸣皋、一枝梅便与百姓还礼已毕,即命各兵将所有犒劳之物全行收下,又再三答谢。南康府见收下犒赏礼物,即命众人回城。众百姓答应,随即欢呼而去。

徐鸣皋、一枝梅这才将南康府郭庆昌、参将赵德威、守备孙理文让进大帐,彼此又行了礼,然后分宾主坐下。南康府复又谢道:“某等久仰威名,如雷贯耳,当逆贼宸濠举兵之时,某即驰书于邻省告急,迟之又久,并未见有一兵一卒到来。某等正在忧虑,深恐此城不保,及闻王元帅已奉旨就近征讨,某等即私相喜道,以为宸濠虽据有南昌,究竟兵力不足,虽曾派令各贼将,分往邻境各府州县攻取城池,某料他一听王元帅有就近征讨之权,又兼诸位将军神勇,大兵所指,战无不克,他必然胆寒,不敢分兵外出。那里知道他已派令邝天庆前来攻取南康。某等见贼将临城,毫无计策,虽云兵来将当,其如兵力素薄,万难与之抗衡,所幸民心尚固,不得已而思其次,惟有守之一字,尚可勉力而行。于是与合郡人民相约闭关自守,以待救兵前来。不料邝天庆竭力攻打,相持已逾半月,而兵民登陴死守,劳瘁不堪,再逾十日,救兵不到,真有岌岌可危之势。正深忧虑,盼望弥殷,乃得将军驰救前来,某等已喜出望外,又复一战而胜,杀退贼兵,保我城池,伤彼兵卒,非将军神勇素著,智谋兼人,何能救斯民于水火之中,保此城有完全之绩?今者万民完聚,各保身家,合郡安然,斯城无恙,非特

国家之幸，抑亦万姓生灵之福也。”

徐鸣皋让〔道〕：“太守说那里话来？某等一个武夫，毫无知识，幸而战胜，杀退贼兵，此皆某等分内之事，敢蒙挂齿称道？而况此城保全，皆太守之策，参戎之力。设平日不能深得民心，一旦贼兵忽至，闭关自守，必致万姓居民争相迁徙。一经骚动，便疑草木皆兵。虽太守禁止之不遑，何能全力合作？是可知太守平时德政勿衰，入人已深^①，虽至兵临城下，犹能众志成城，处仓猝而不惊，临大难而不惧，非有贤太守，又何堪克保斯城么？某等真是佩服之至，钦仰之至。今者又蒙犒劳，虽皆出于万姓至诚，然某等何德何能，敢蒙厚赐，而又不取有负良意，只好且代所部兵卒之道谢了。”郭庆昌又谦逊了一回。徐鸣皋、一枝梅当命差官将所有犒劳各物，悉数分派士卒，俾各兵咸沾德惠，并准其大饮三日。差官答应，当即前去，按名分赏已毕。

是日合营便大吹大擂，欢呼畅饮起来。一连三日，皆是如此，果然营规肃肃，军令森严。三日之后，又皆肃静无哗，各守军令。徐鸣皋与一枝梅又亲往城中，参将赵德威、守备孙理文留在营中筵宴，是日尽欢而散。次日，徐鸣皋也就将南康府郭庆昌谢步，南康府等也就大排筵宴，留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在署宴饮。到了第四日，徐鸣皋便传出令来，次日一齐拔队，前往南昌。及至拔队这日，南康府暨合郡官绅士庶，又亲送官军至十里之外，然后回城。徐鸣皋等督队星夜趲赶，往南昌进发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邴天庆率领败残兵卒回至南昌，当即进入王府，先与宸濠请罪。宸濠见他败得如此而回，便问明一切。邴天庆就将如何攻城，南康坚守太严，攻打不下，后来徐鸣皋如何带兵前去援救，如何对敌，如何张尔铤设策劫寨，如何误中诡计，张尔铤如何中变，如何将张尔铤刺死，前后细细说了一遍。宸濠闻言，也不免大怒道：“孤令你前去，原为你素来勇猛，必能不负孤意，乃竟不自审察，所信张尔铤之言，虽张尔铤死有余辜，尔又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”喝令推出斩首。

当有军师李自然说道：“千岁且请息怒，臣有一言，求千岁容纳。邴天庆大败而回，本当斩首，然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不可因此一败，便丧一员猛将，而况

① 自“徐鸣皋让〔道〕……入人已深”，原文颇多错简，已改正如上。

邝天庆虽难辞咎，在臣看来情尚可原，若非张尔铎献计，陈如谋决策，邝天庆似不致大败如此。今张尔铎、陈如谋已死，亦复死不足惜。所幸王守仁大兵现尚未到，徐鸣皋、一枝梅已见将南康解救下来，必然即日拔队趲赶到此，以为王守仁之兵现已驰抵，他便好合兵一处，合力进攻，且臣料徐鸣皋等必然间道前来。南康守城各官见徐鸣皋、一枝梅大获全胜，我兵大败而回，必料我等业已丧胆，且料王守仁已到此处，然兵力甚卑，断不敢再分兵前往报复，南康必然毫无防备。臣却有一计，乘王守仁大兵未到，南康无备之时，急急再拨三千人马，仍使邝天庆倍道而驰，星夜从大路火速向南康进发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克日袭取南康，将功赎罪。若再不能取胜，二罪并罚，按军法从事，罪不容诛。”

邝天庆跪在下面，听李自然这番话，当下磕头说道：“千岁若俯如李军师所请，再拨精锐三千，使臣星夜驰往袭取南康，若再不能取胜占夺该城，臣即提头来见，尚求千岁恩准。”宸濠见说，因道：“姑念军师苦苦说情，免汝初犯。今再付你三千精锐，趲赶前去，若再不将南康攻取，汝亦不必前来见孤，汝便自寻死地便了。”邝天庆见宸濠已允，当即叩头谢恩退出。随即挑选三千精锐，次日即带领所部，拔队起程，星夜复向南康进发。

邝天庆去后三日，即有探马报道：“王守仁亲统大兵十万，随带猛将多员，现已离南昌九十里了。”当有差官禀报进去，宸濠即命再去探听。不到半日，又有探马来报：“徐鸣皋、一枝梅分领精锐三千，由南康间道星夜趲赶到此，已离城八十里了。”差官又报进去。宸濠闻报，当与李自然道：“大兵临境，孤所有大将均尚未回，一至兵临城下，如何抵敌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千岁勿忧，可就近差人，一面飞往进贤，将雷大春调回，以拒敌军，一面差人飞调邝天庆，属令暂缓进攻南康，即日改从间道星夜驰回，听候调用。”宸濠只得依允，当即差人飞马分头调往去讫。忽又有探马报道：“王守仁所统大兵，现已离城三十里下寨，请旨定夺。”

欲知宸濠如何拒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刺降贼夜入按察署

话说宸濠闻报王守仁大兵已离城三十里下寨，便与李自然议道：“大兵现已压境，所有雷大春、邝天庆尚未调回，似此如何是好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千岁可即一面传旨胡濂、杨璋，令他迅速统领合城兵卒，坚守四门，一面令波罗僧率领护军前往西门，以备御敌，再火速回差驰往进贤，飞调雷大春赶紧回城。某料王守仁虽统大兵前往，兵卒劳瘁，即日未必开兵。即使随到随攻，我却以逸待劳，

等他攻守力乏之际,可命波罗僧奋勇出城,杀他一阵,务要获胜,先挫他锐气,然后缓缓图之,旬日之内,南昌必不致失守。那时雷大春已回,即使邳天庆无论南康得与未得,他一听飞调,亦必星夜驰回。彼时有此二将,虽王守仁兵力再厚,猛将极多,亦不足虑也。”宸濠没法,只得如此依计而行,按下不表。

且说王守仁安营已毕,即与徐庆等议道:“徐鸣皋、慕容贞二人往救南康,不知胜负如何,南康有无失守。本帅之意,大兵虽已到此,拟俟南康驰报前来,再行开兵,不知诸位将军意下如何?”徐庆道:“元帅之意虽属不差,但兵贵神速,既已到此,何不即日开兵,前去讨战,或者宸濠无甚防备,来此可以一鼓而擒。若从缓下来,等他防备已严,那时便难得手了。请元帅斟酌。”王守仁尚未回言,只见探马报进:“探得徐将军、慕容将军往救南康,现已杀退贼将邳天庆,救了南康,不日即要驰抵了。”说罢,飞身上马而去。

王守仁见报,知徐鸣皋大胜,欢喜无限。正要议及开兵,忽又见探马来报:“探得南康虽经徐将军驰救,杀败贼将邳天庆,得以未失,现在邳天庆又复带领精兵,问道驰往,出其不意,攻其无备,乘徐将军离了南康,他又将该城袭取了。”说罢,又复飞身上马而去。王守仁闻报大惊道:“似此南康得而复失,这便如何是好?”沉吟一会,随命徐庆、周湘帆即刻率领精锐三千,驰往南康克复,务须克日前进,不得有误。徐庆等得令下来,正要率兵即刻拔队,又见探马报道:“探得宸濠因元帅大兵已到,城中兵力甚微,现已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兵马,一路往进贤调取雷大春,一路往南康调回邳天庆。”

徐庆闻报,当即进帐,报与元帅知道。王元帅闻言,却又大喜,因道:“如此说来,南康虽失,不难复得了。”因秘授徐庆妙计道:“将军前去,可如此如此,则克复南康,指日间事也。一经克复,可即趲赶回营,要紧要紧。”徐庆得令,这才拔队前行。

一日无话。次日王元帅率领众将,亲统大兵,前往攻城。三声炮响,金鼓齐鸣,不一会直抵南昌城下,只见吊桥高挂,城门紧闭。王元帅并令各军排成阵势,亲自出马,带了众将,来到城下,喝令护军高声喊道:“城上听者,速令逆贼宸濠前去答话,若有迟延,我家元帅便督率大兵,并力攻城。”喊了一阵,并无人答应。王元帅又喝令骂战,众兵卒又大骂了一阵,只见城头上有一人应道:“王元帅请了。”王守仁抬头一看,不是宸濠,却是按察使杨璋。王守仁一见,也就答道:“尔受朝廷不次之恩,不思报效尽忠,为何甘心从贼耶?”杨璋道:“元帅之言差矣。当今巡幸不时,昏暗已极,任用阉宦,谗害忠良,万民怨

恨眼见大明江山属于他人。宁王系帝室宗亲，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，因此吊民伐罪，应天顺人，以帝室宗支接承大统，何谓贼耶？以元帅经文纬武，智略过人，何乃计不及此，而亦人云亦云，窃为某所不取也。若蒙俯听鄙言，将来也不失封侯之位。”

王守仁不等他说完了，泼口骂道：“忘恩竖子，背义匹夫，尔不思朝廷待汝之恩，反敢阿附逆贼，已是罪不容诛，乃又■■■忤毁朝廷，尔若祖若父在九泉之下，当亦恨尔不但甘为逆臣，抑亦不孝的孽子，尔又何面目见乃祖乃父乎？”杨璋被王守仁这一顿骂，只骂得顿口无言，羞惭无地，因即恼羞成怒道：“王守仁，尔休得逞能，看箭罢。”说着，便喝令守城兵一齐放下箭来。顷刻间万弩齐发，王守仁只得命各军向后退下，鸣金收军。回到大营，王守仁恨恨不已。

次日正要复去攻城，却好探子报来：“徐鸣皋、一枝梅已率领所部，离此只有五里了。”王守仁闻报大喜。不一会徐鸣皋、一枝梅已进帐来，王守仁一见，便将南康争战情形问了一遍，徐鸣皋便细细回覆。王守仁又将邗天庆二次袭取南康，并已派徐庆、周湘帆驰救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徐鸣皋听了，又将南康府如何深得民心，告诉王守仁，王守仁也甚钦佩。

彼此先将已往之事说了一遍，徐鸣皋复又问道：“元帅到此，与逆贼战过数次，胜负如何？”王守仁道：“一阵尚未开战，只昨日杨璋被本帅骂了一阵，本帅本拟即时就要围攻，不料杨璋恼羞成怒，反喝令各兵放下箭来，不能进攻，只得收军，暂作计议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杨璋这厮背义从贼，断不可饶。未将今夜定往城中，将这厮先自杀了，然后再作计议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惟恐他那里防备甚严，不能下手，还是明日开战，就阵上擒之。”一枝梅道：“元帅此言差矣，杨璋系文士，向不知武艺两字为何物，如何亲临阵前？还是未将前去杀他。”王元帅道：“慕容将军既要前去，须得格外小心才好。”一枝梅道：“元帅放心，未将城里是熟路，绝不妨事的。”王元帅也就答应。这日即按兵不动。

到了晚间，一枝梅就改扮行装，扎束停当，等到二更时分，便藏好兵刃，竟自向南昌城里而去。真是他们剑侠的手段与众不同，任凭南昌守城的兵那样严紧，竟没有一个知道。一枝梅已进了城，直奔按察使衙门而来。一路皆是穿房越屋，走到按察使衙门上房，伏身细听，只听里面已打三更，又向各处一看，见灯火尚明，不便下去。正在探望，又见更夫远远的敲着三更而来。

等他走到切近，一枝梅便从屋上一个箭步跳落下来，拔出单刀，向那更夫面上一晃，口中说道：“你嚷，就是一刀。”那更夫正走之间，忽见屋上跳下一

人,手执单刀,向他砍来,已是魂不附体,那里还喊得出?只得跪下来磕头,却一句话说不出。一枝梅道:“我且问你,杨璋的住房在那里?你若告诉我,便饶汝狗命,若有半字虚言,登时一刀将尔砍为两段。”那更夫道:“大王饶命,小人愿说。”一枝梅道:“我非大王,我实告诉你,我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,外号一枝梅的便是。因杨璋背反朝廷,甘心从贼,特来杀他。快说出来,他现在住在何处?”那更夫听说,更加吓得要死,只得战兢兢说道:“小人有眼无珠,不识将军大驾前来,尚求免我一死。”一枝梅道:“谁同你说这闲话,尔快讲杨璋住在那里。”那更夫道:“走此一直过去,末了一进上房,便是他的内室。”一枝梅道:“你这话可真么?”那更夫道:“小人何敢撒谎。只因杨大人本来住在第三进,不久讨了个姨太太,甚是美貌,却住在末了一进,因此杨大人与姨太太同住在那里。”一枝梅道:“现在兵临城下,还住在那里么?”那更夫道:“听说今日不是杨大人上城守夜,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,所以我家大人今夜无事,才进去了不多一会,此时多半尚未睡觉呢。”一枝梅听罢,手起一刀,将更夫杀死,随即前去。

不知能否刺杀杨璋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 劝儿夫妻妾进良言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

话说一枝梅将更夫杀死,随即窜上屋面,依着更夫的话,直至末了一进,伏身屋上,将身子倒挂在帘口,轻轻的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,聚定目力望了进去。只见里面灯烛辉煌,坐着一男两女。男的便是杨璋,一个女子约有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,那一个却只有二十岁上下。那半老的妇人却生得端庄大雅,是一位夫人的样子。那二十岁左右的,虽是个小家气度,美貌天然,却也生得不俗,不像那风骚一派。一枝梅看罢,心中想道:“这老的想是杨璋的妻子,那个大约是他的妾了。”

正欲窜身进去,只听那半老妇人说道:“据老爷说来,邨天庆与雷大春不日便要回来了?”杨璋道:“至迟再有五日,他两人总有一个回来。只要他二人回来一个,便可与王守仁这匹夫开战了。卑人不恨王守仁别事,我劝他的好话,他不相信,反将我大骂一顿。现在当今任用阉宦,谗害忠良,我辈虽做着他的臣子,终是栗栗危惧。宁王虽然是个藩王,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极其宽厚,我今日归顺于他,将来他成了大事,我亦不患无封侯之位。可恨王守仁计不及此,反骂我背叛朝廷,甘心从贼,你道可恨不可恨么?若能将王守仁这匹夫擒住,我定将他碎死万段,以消前日之恨。”说罢,只见那半老妇人叹道:“老爷但

愿目前富贵,不顾将来祸患。宁藩虽然待人宽厚,究竟是有心背叛,非若当名正言顺。老爷也要抚心自问,就是今日做了这按察使司,若非朝廷厚恩,那里有这地步?宁王擅杀朝廷命官,居心造反,此时正是人臣尽忠报国之日,老爷不能讨贼,已是落于下乘,再欲阿附逆王,于情理两字究嫌违背。在妾看来,宸濠虽然势大,终不能成其大事,一旦遭擒,必按国法从事。妾虽不明,似从贼究嫌不顺。老爷若俯念夫妻之情,追想祖宗遗训,虽不能出人头地,做一个讨贼忠臣,也当及早回心,或暗约王元帅即日进兵,作为内应,将来贼败之后,也可免身受国法。若但图目前,妾恐贼势既败,即老爷也不能置身法外。与其悔之于后,不若慎之于前,而况王元帅麾下,能争愤战之士,武术超群之人,何可胜数,且皆是忠心亮节,扶弱锄奸。宁王虽有邝天庆、雷大春之流,却皆一勇之夫,不足与论,就是那余半仙、余秀英两个,也是旁门左道,邪术欺人,何能如王元帅亮节孤忠,为一朝名臣。老爷请自计议,在妾愚贱,本来有夫唱妇随之道,但事关大逆,不得不苦口陈词。若其不然,妾恐将来不但有杀身之祸,且有夷族之灾。以老爷一人而上累祖宗,下连妻子,这是何苦呢?”说罢,又见那少妇劝道:“老爷不必疑虑,太太这一番话实在不错。宁王虽是个藩王,他现在造反,就是个反叛。老爷从他,不也是个反叛了吗?能杀这个反叛更好,不能杀他,就是自己拼着一死,总比从反叛好多着呢。贱妾虽是个小家女子,蒙老爷做作侧室,本不敢拂老爷的意,但是老爷要从反叛,贱妾也觉得不在理,还请老爷三思。”杨璋听他妻妾这一番话,在那稍明大义的,也要羞惭不已,那里知道他不但不知羞愧,反而怒不可言,泼口骂道:“你这两个贱货,知道什么时事,敢来忤逆老爷的意见。若再多言,先将你这两个贱货置之死地,好给你们去做忠臣节妇。”他妻子见他如此,当下哭道:“你不听良言,眼见得身首异处,连累家人。”杨璋的妾也就哭了起来,还是苦苦极谏。杨璋越发大怒,便要上前向他妻妾相打。

一枝梅听得清楚,此时也就无明火起高三丈,立刻跳下屋来,用了个燕子穿帘的架落,将右手一起,这一掌先将窗格打开,身子一晃,就跟着进了卧房。噗一声响,跳落在地,即将手内的刀向杨璋面上一晃,口中喊道:“杨璋尔这逆贼,当今皇帝何曾薄待于汝,尔不思尽忠报国,反要从顺逆藩。尔妻妾苦苦相劝,实系一派良言,尔不知羞愧,反而恼羞成怒,要去向他们相打,尔可认得本将军一枝梅么?本将军今夜到此,本来杀汝,后听尔妻妾那番相劝的话,以为你一时糊涂,经这一派良言,当可自知悔罪,或如尔妻所说之话,暗约王元帅相

助讨贼，本将军就可宽恕于你，不加杀戮。谁知尔不听良言，怙恶不悛，与其待到后来，贼势既败，尔不免有夷族之惨，不若本将军先将尔杀了，将尔妻妾的这番话回禀元帅，好使尔妻妾尚不至因你株累。”说着即走上前，将杨璋提过来，按倒在地。正要一刀送他性命，只见他妻妾跪在旁边求道：“请将军暂为息怒，再让妾等苦劝他一番，若再不从，听凭将军处置便了。”一枝梅说道：“尔等休得多言，本将军还是因尔等深明大义，才如此看待，不然连尔等一齐杀死，不免令尔等有屈。杨璋实系大逆无道，罪不容诛，他死之后，本将军自为尔等于元帅前表明一切，断不难为尔等便了。”说罢手起一刀，立将杨璋杀死，当即割了首级，一窜身上屋而去。

这里杨璋的妻妾眼见丈夫被杀，虽是他罪不容诛，咎由自取，也免不得大哭起来。此时前后的家人仆妇听见上房里哭声，大家赶紧起来，跑到后面一看，只吓得个个魂不附体。内中有两个胆大的，忙问了缘由，杨璋的妻妾因即告诉一遍，却不敢说出谏他不从，致被杀死，只说被刺客刺死，割去首级。于是合署的家人便各处寻找刺客，不必说寻不到，就便寻着，还有那个敢上前么？只得鬼闹了一顿，预备次日去宁王府报信。按下慢表。

再说一枝梅提着杨璋的首级，出了按察使衙门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何不就此顺至奸王府一行，将这颗首级送与他看看，好叫他知道我等利害。”主意想定，即向宸濠府内而来。一枝梅本来是熟路，他们从前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时节，他却来过好几次，因此毫无阻挡，穿房越屋，直至奸王的殿上，将这颗首级摆在宸濠坐的那张案上。一枝梅将首级摆定，这才出来回营缴令。

你道一枝梅既然入得奸王府，为什么不就此将宸濠刺死，岂不免了许多大事？诸君有所不知，宸濠的内宫却是防备甚严，左右护从亦皆是超超等顶顶好的武艺，若能将他刺死，也等不到今日，当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时节，早将他刺死了。一来因他防备甚严，二来因他气数未终，势必要等到那个时节，才能将他置之死地。不必说一枝梅不敢擅入险地，就便能独力而行，他们行侠的人也不肯逆天行事，所以一枝梅只能将杨璋的首级摆在宸濠平日所坐的那张案上，使他一见魂消，不敢小觑。

看看天明，当有值殿的差官将殿上打扫清洁，以便宸濠临殿。及至收拾到案上，忽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摆在案上正中间，面向里，准对着宸濠坐的那张交椅。那差官一看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因道：“这颗首级是从那里来的？”却又不肯细看，只得报了进去。宸濠闻报，也是吃惊不小，当即进来，梳洗已毕，即

传齐护从，来到殿上。只见案中间那颗首级还摆在那里。宸濠大着胆便走近案前，细细一看，但见鲜血淋淋，一双眼睛还自睁着。宸濠看了一回，只听阿呀一声，吓倒在地。

毕竟宸濠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 见首级吓倒奸王 发弹子打伤贼将

话说宸濠见案上摆着一颗血淋淋人头，两只眼睛还睁着，近前一看，始则分辨不出，再一细看，只听阿呀一声，吓倒在地。大家见宸濠吓倒，赶忙上前将他扶起。只听宸濠说道：“杨璋被何人所杀，却将他的首级送到孤这殿上？”一面着人将首级拿开，一面传值殿的差官问道：“尔等昨夜在这殿上，见有谁人到，可速言明。”那差官跪下说道：“小人们委实不曾见有人来。”宸濠正在疑虑。忽见宫门官进来报道：“启王爷，现在按察使杨璋家属差人来报，说杨璋于昨夜三更时分，被一枝梅行刺，割去首级而去，现在首级不知去向。”宸濠闻报，心中明白，当即命人将杨璋首级交还他的来差带回，令他入殓，一面向左右近侍说道：“既然是一枝梅前去刺了杨璋，这首级一定是他取来摆在案上，似此孤所住之处倒要更防备了。但一枝梅等现在王守仁部下，王守仁的大兵又逐日前来攻打，所谓之邲天庆、雷大春二人又未回来，好不令孤焦急。”左右近侍也只得随着他说了两句，当下退入内宫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徐庆、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命，令他二人带领三千精锐，前往南康驰救。他二人那敢怠慢，星夜火速前进，不数日已抵南康，也不安营下寨，即催兵将南康城围困起来。此时邲天庆已得调他回南昌的信，正要拔队，忽被徐庆这一枝兵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。邲天庆好生着急，只得开城奋勇冲出。徐庆、周湘帆二人见他杀出来，也就与他力战。一连战了三日，这日夜间徐庆等稍有疏忽，竟被邲天庆带领贼兵冲出城来，趲赶望南昌而去。徐庆等见他已经逃走，即刻进城安民已毕。所幸南康府郭庆昌虽然失了城池，却未丧命，现在一闻克复，他又出来，即向徐庆营中谢罪。徐庆当下安慰了几句，还请他刻刻防备。南康府感激不已。徐庆见城中民心已定，他也就即日拔队起程，仍回南昌，合兵一处。

再说一枝梅既将杨璋杀死，回营缴令已毕，又细细说了一遍，王元帅大喜。到了次日，即出了全队攻城，真是个个争先，人人奋勇。争奈南昌坚固，防备甚严，攻打不下。一连又攻打了三日。这日正在攻打之际，忽见后面西南角上，所有攻城的各兵纷纷退让。王元帅等再一细看，只见一匹马坐一人，手执方天

画戟逢人便挑,见马即刺,只杀得那些攻城兵卒纷纷让出一条路来。他那一枝戟飞舞起来,便如入无人之境。徐鸣皋看得清楚,便即飞马过去,接着邺天庆大战。邺天庆一见徐鸣皋,真是恨如刺骨,因被他在南康一把火,几乎将他烧死,及至见了宸濠,又几乎送命,你道他可恨不可恨。于是二人奋勇大战起来,只见一个手执烂银枪,飞舞处如蛟龙戏水,一个方天戟摇摆时,不恶卧虎翻身。一往一来,足足战了有二十余合,邺天庆见不能取胜,便大喝一声:“匹夫休得逞能,看本将军的戟。”说着,一戟分心刺来。徐鸣皋赶着迎住,用足了十二分力架在一旁,也就大喊一声:“逆贼,还不代我下马受缚。”说着,一枪认定邺天庆肋下刺来。邺天庆当即拨开,趁势一戟,向徐鸣皋左腿刺来。徐鸣皋躲闪不及,正中一戟,拨马便走。邺天庆那里肯舍,紧紧在后进来。

周湘帆看得清楚,恐防徐鸣皋有失,随在身旁取出弹子。一声喊叫:“逆贼休得追赶,看本将军的法宝。”话犹未完,弹子已经发出。邺天庆一听周湘帆大喝,便抬头来看究竟是何物件,就在这个时节,面门上已中了一弹。邺天庆不敢恋战,拨马便走。一枝梅看他逃走,也就飞马赶来。此时南昌城里已是贼兵迎接出来,一枝梅追至吊桥,正欲抢杀上去,忽然城内冲出一骑马来,马上坐着一个和尚,手执禅杖,迎上来就杀。一枝梅一看不是别人,正是波罗僧,两人也不打话,当时就对战起来。只听两边喊杀之声,真个震动山岳,一来一往,又战了有二十余合。波罗僧杀得兴起,飞舞禅杖,向一枝梅横扫过来。一枝梅也飞舞点钢刀,招拦隔架,上砍下剁,只杀得尘土冲天,旌旗蔽日。

周湘帆远远见一枝梅不能取胜,也就将马一拍,抢杀过去。贼队里见有人助战,又飞出一骑马来,更不打话,敌住周湘帆,两人也杀了十数合。周湘帆暗道:“我何不如此如此。”主意已定,便虚刺一枪,拨马而去。那贼将紧紧赶来,周湘帆转身一弹,打了过去,正是弹不虚发,又正中贼将面门。周湘帆见他已中弹,拨转马头又杀了过去。那贼将正要负痛逃走,周湘帆的马已到面前,手起一枪,正中敌人咽喉,落马而死,随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。波罗僧还在那里与一枝梅对敌,城上见他不能取胜,恐怕波罗僧有失,赶着鸣金收军。波罗僧一闻金声,拨马进城去了,这里官兵也就收队回营。

大家缴令已毕,便去看视徐鸣皋,所幸枪伤不重,毫无妨碍,大家也就各去安歇。

邺天庆早中了一弹,回到城中,仍然血流不止,赶急用药敷上,将血止住,随来至宸濠宫内。宸濠此时早知他回来,一闻宫门官报进,即刻传他进去。一

见他血流满面,即问:“将军何以如此?”邺天庆就将中弹子的话说了一遍。宸濠切齿痛恨,又问了南康何如,邺天庆道:“臣已经袭了南康,后来奉到千岁的谕旨,正要趲赶回来。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将官徐庆、周湘帆二人,率领精锐三千,将南康困得个水泄不通。臣冲杀数次,不能突出,又与徐庆等战了三日,皆不分胜负。臣又不敢恋战,深恐南昌有失,后来还是夜间率领所部,奋勇冲杀出来,急急赶回来缴旨,所幸人马并未损伤。但是徐鸣皋等这班人现为王守仁所用,个个皆奋勇争先,臣一人之力,恐不能与之对敌,千岁还得早设妙计,将王守仁杀败,方可长驱而进,不然终久不妥。”宸濠道:“孤也飞调雷大春回来,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。”

正说之间,只见宫门官进来报道:“雷大春由进贤回来,现在宫门候旨。”宸濠即命传他进宫问话。差官答应出去,不一刻雷大春进来,先行了礼。宸濠见他形容憔悴,狼狈不堪,因问道:“将军为何如此,何以至今才回?”雷大春道:“臣奉了千岁之旨,当即趲赶回兵,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来。一病十日,不能行动,终日卧困,也不思饮食,直至前日始觉稍好,惟恐千岁记念,只得带病勉强回兵,现在尚不能用力。”宸濠听说道:“原来如此,但有邻境各县,现在得了几城?”雷大春道:“所有南昌所属外六县,只有进贤未下,因进贤知县鲍人杰、守备施必成,两人坚守甚固,施必成又超勇绝伦,因此十分难得。其余五县,皆毫不费事,有的是情愿投降的,有因攻破的。臣在进贤逐日攻打,若不奉千岁调回的谕旨,再攻打五日,也就要攻打开了。因为奉了千岁谕旨,不敢恋战,赶急回来,听候调用。”宸濠听说,当下便命他与邺天庆出外安歇,俟病痊好,再行出战。二人退出,宸濠好生纳闷,又与军师李自然议道:“似此兵微将寡,何日才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?军师有何妙计,可即说来,以便孤依计行事。”

不知李自然有无计策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 挟异端余七保逆贼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

话说宸濠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十二英雄,并有十万大兵,终日在城外攻打,邺天庆、雷大春两人虽曾调回,一因身受弹伤,一因身抱大病,尚未全愈,不能即日出战。虽有波罗僧及裨将等人,终非敌人对手,而且寡不敌众,甚为忧虑,因与李自然商议,请他筹设良策。李自然此时亦觉束手无策,只得勉强说道:“可恨前者赵王庄一战,被什么七子十三生破了余半仙迷魂大阵,余半仙逃走。若非他受此大创,现在这里,不必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,即便再加一倍,

也不足为虑。为今之计,千岁何不将余秀英小姐请来,与他商议,看他有何妙策可以退得敌人。”宸濠听说,因道:“孤非不想到此,争奈余小姐终是女流,他哥哥又不在这里,恐他不肯相助,因此孤未去请他。”

两人正在计议,忽见宫门官进来,跪下报道:“启千岁,前者逃去的那个余半仙,并同着一个非幻道人,现在宫门外候旨,说要见千岁,有要话相禀,特使小人禀知。”宸濠闻报,一听余半仙到来,又同着一个非幻道人到此,心中暗道:“这非幻道人定是有法术的,今既到此,孤无忧矣。不觉喜出望外,即命宫门官请他们上殿。宫门官下去,不一刻已领着余半仙进来。宸濠远远看见,即刻下殿相迎,但见余半仙在前,后跟着一个道士,头带华阳巾,手穿鹤氅,身背葫芦宝剑,面容秀丽,体骨清超,飘飘然颇有神仙气概。宸濠看罢,即拱手让道:“余道长别来无恙,后面莫非非幻道长么?”余半仙也就答应道:“臣保护来迟,多多有罪,后面正是非幻师兄。”说着上殿,当与宸濠见礼已毕,大家坐下。

宸濠道:“余道长一别两年,孤时深记念,不意今日又见仙颜,真是意料不到。但不知这非幻道长仙乡何处,尚望示知。”余半仙道:“这位非幻师兄与臣同门学道,是敝师的首徒,法术高超,道行深奥。臣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前来攻城,臣一再哀求我师尊下山同心扶助,争奈敝师尚有己事,未便即下山,因令这非幻师兄与臣同来。一来保护千岁共成大事,杀退敌军,二来帮臣以报昔日迷魂阵之仇。”宸濠听了这一番话,实在大喜,因道:“近日王守仁攻打甚急,虽经孤将邝天庆、雷大春由南康、进贤两处调回,其如邝天庆被周湘帆弹子打伤,雷大春又自己得病未愈,只靠着波罗僧等人出战,已是寡不敌众,又兼徐鸣皋等武艺超群,眼见南昌不能保守。孤正深忧虑,方才尚与军师念及,若道长在此,莫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,徐鸣皋等这十二人,就便再加一倍,也难逃道长的掌握,可恨不在此处,只弄得莫展一筹。那里知道天助孤成功,忽蒙道长远临,又得非幻仙师相助,孤从此无忧了。”说罢,又喊王守仁骂道:“王守仁呀,孤与你毫无仇隙,孤举兵起事,是谋夺我朱家的天下,与你何干?尔偏与孤作对,带兵前来征讨,仗着徐鸣皋等这一班鼠辈,任意猖狂。余道长不来,孤尚惧尔三分,余道长既来,眼见得尔全军覆没了。看尔这匹夫有何妙计良策,能敌得住余道长与非幻仙师么?”独自骂了一阵,当下非幻人躬身说道:“贫道闻余贤弟常道千岁仁义过人,宽厚无匹,真乃英明之主。贫道惟恨相见太晚。今见龙颜,果然名实相副,王守仁及徐鸣皋等虽然猖獗,非贫道敢自夸口,只须聊施小技,便令他们死在目前,千岁请放宽心。待贫道明日出阵,以观动静,即作

计议便了。”宸濠闻言,更加大喜,当即命人大排筵宴,便在殿上畅饮起来。

当日宾主联欢,互相痛饮。席散之后,便留余半仙、非幻道人在偏房安歇。余半仙又将他妹子余秀英着人喊出来,叙谈了些别后之话,又命与非幻道人见礼已毕,然后各回卧房安歇。

次日一早,即有人报进说:“王守仁督率全队,又来攻打。”宸濠即请余半仙、非幻道人出阵,宸濠自己也陪着他二人出去观阵。三人来到城上,望外一看,只见敌军耀武扬威,在那里骂战。非幻道人见了大怒,因与宸濠说道:“待贫道前去会他。”宸濠道:“有劳仙师,若能一阵成功,当再重谢。”非幻道人又谦了一回,随即辞了宸濠,又望余半仙说了一声:“贤弟,愚兄去去就来。”说着,背上葫芦盖揭开,倾出一个纸鹿,执在手中,喝声道:“疾!”向地下一放,顷刻变了一匹梅花关鹿。非幻道人即刻上了坐骑,手持宝剑,下得城来,喝令升炮开门,直望城外而去。

王守仁正在外面催督三军,奋勇攻城,忽听炮声响起,城门大开,知有贼将前来拒敌,当即抬头一看,并非贼将,却是一个妖道。只见他头戴华阳巾,身穿八卦袍,背后葫芦,手中仗剑,坐下一匹梅花鹿,形容古怪,面目可憎,满脸的妖气。王守仁看毕,心中暗道:“此人定有妖法,不可不防。”即传令各将小心防备。当下非幻道人已到阵前,大声喝道:“王守仁听者,尔等身为大将,不识天时,现在宁王天命攸归,尔等偏要逆天行事,岂不知顺天者存,逆天者亡?尔等若识时务,若知天命,可即早收兵,免致三军涂炭,倘乃执迷不悟,尔可认得非幻仙师么?”王守仁听罢大怒道:“妖道休得乱言,待本师命人取尔狗命。”说着,顾谓左右道:“那位将军前去会他?”只见罗季芳一声应道:“末将愿往。”说着手舞虎头枪,直杀过来。

非幻道人笑道:“来将休得逞能,且通过名来,待本师取尔狗命。”罗季芳喝道:“妖道听了,咱老爷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罗季芳是也。不要走,看枪。”说着一枪刺来。非幻道人急将手中剑架住,接着厮杀起来。战不数合,忽见非幻道人执剑在手,向罗季芳喝声道:“着!”罗季芳不知不觉,两眼发昏,在马上坐不住,登时跌下马来。非幻道人哈哈大笑,正要取他首级,卜大武看得清楚,飞马提刀,接杀过来。罗季芳当被小军救回本阵。非幻道人与卜大武战未数合,仍用前法,将宝剑一指,喝声道:“着!”卜大武也就登时跌于马下。徐鸣皋、一枝梅看了大怒,即刻大声骂道:“好妖道,胆敢用邪术惑人,本将军徐鸣皋、一枝梅前来取尔狗命。”此时卜大武已被小军救回本阵。非幻道人见

徐鸣皋、一枝梅二人齐杀上来，复又哈哈大笑道：“徐鸣皋、一枝梅，尔休得逞能，不必说你两人齐来厮杀，即便再添两人，也不是本师的对手。尔等来得好，看剑！”说着，手中的宝剑劈面砍来。

说也奇怪，分明见他一口剑，及至到了面前，却是两口。徐鸣皋、一枝梅两人分头敌住，杀了一会，并不见非幻道人动手，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。徐鸣皋、一枝梅看了，却暗暗吃惊，正在奋力遮拦隔架，忽听非幻道人喝道：“宝剑宝剑，还不与我击下。”一声才完，那两口剑一齐飞了下来。徐鸣皋、一枝梅二人说声不好，赶即躲让，那里让得及，徐鸣皋左肩上着了一剑，一枝梅右肩上着了一剑，当下二人负痛逃回。非幻道人见他二人败走，乘势将葫芦盖揭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顷刻狂风卷地，乱石飞天，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杀过来，只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，许多勇将，抱头鼠窜，败下三十里，始各惊魂稍定。查点人马，已折伤不少。徐鸣皋、一枝梅虽中了两剑，却不妨事，卜大武、罗季芳此时也醒了过来。当下安立营寨，王守仁好生忧闷。非幻道人大获全胜，宸濠接进城中，自然称谢不已。

随后非幻道人大摆非非阵，七子十三生议破非非阵，徐鸣皋等十二位英雄大破离宫，武宗御驾亲征，宸濠明正国法。许多热闹，且看下集书中分解。

七 劍 十 三 俠

三 集

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养正议围安庆 王守仁再打南昌

话说王守仁自统大兵被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，退下三十里下寨，徐鸣皋、一枝梅、罗季芳、卜大武虽被妖剑着伤，幸不妨碍。王守仁安营已定，徐鸣皋等四人也就苏醒过来，再用了些绝妙的敷药敷上，只须一两日自然就痊愈起来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非幻道人大获全胜，宸濠将他接入城中，当即大排筵宴，欢呼畅饮。酒过三巡，宸濠谢道：“孤自从王守仁带兵到此，徐鸣皋等这一班匹夫，仗着自己的武艺，孤家屡被他所败。设非仙师驾临，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！今日大获全胜，已足令王守仁丧胆了。但是，他虽然败走，尚未全军覆没，而徐鸣皋等那十二个人，皆是勇敢力战之輩，毫不畏死之徒，难保他不重整残兵，再决死战。在仙师之意，又当何如呢？”非幻道人道：“非是贫道夸大口，谅他这一班毛卒有多大本领，若他能识时务，早早罢兵，还是他们的造化，这三十万生灵，尚可免就死地。若再执一不悟，贫道只须聊施小技，管教他这三十万人马，皆死在贫道手中，不留片甲便了。”宸濠闻言大喜。

当下副参谋刘养正在旁说道：“仙师之言固是好极，以仙师法力之高，视敌犹如草芥，毫不足虑。但某有一言，不识大王尚堪容纳否？”宸濠道：“卿有何言？请即说出，以便大家商议。”刘养正道：“某所虑者，以得地为先，以争战为后。若图目前与王守仁日角胜败，即将他三十万大兵全行覆没，后起之兵，难保不陆续而来。是徒以角力胜负，残虐生灵，而于土地、人民毫无所得。土地、人民既不我属，则军需粮饷又何自而来？即使今日胜一战，明日胜一战，而援兵纷至，吾恐亦不能任意涂戮，以伤上天好生之心。且仅恃南昌一城，又有几何粮饷可以坚持日久？一旦军需不足，粮饷空匮，人民势必变心。民心一变，虽有仙师在前，雄兵在后，军无饷需，马无粮草，其又怎能保乎？某是以为大王虑也！”

宸濠听了这番话，便悚然说道：“非卿之言，几使孤坐守孤城而不思辟地了。为今之计，卿有何策以为根本？庶使军无匮乏，库无匮乏，而有以自固乎？”刘养正道：“某之意，以为南昌旋得旋失，既未得其钱粮，而所属各县，虽经雷将军得了几城，却亦断不可恃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一面与王守仁对敌，一面潜师间道径趋下。先取九江，进围安庆，以固根本。九江与安庆既得，仍宜分兵下攻芜湖，然后大王自统大兵，亲出长江，顺流东下，取金陵以为根本之地，然后大势成矣！若图目前之胜败为荣，某窃为大王不取焉！”